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二七七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平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一元二角五分外埠加郵費	每行每日五分

北平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一元二角五分外埠加郵費	每行每日五分
---------------	---------------------	--------

(目要日本)

- △國文系布告
- △會計課通告
- △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會啓事
- △非常學生會通告

本校布告

●國文系布告

本系文學演講一科現定於本星期三(三十日)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在第二院大講堂請胡適之先生演講

十二月二十八日

●軍事訓練組布告

本組幹部隊四大隊三大隊及一二三年級志願隊由二十一年一月四日(星期日)起均按各該隊每週原來訓練時日到本組分隊講授沙盤兵棋及軍用掛圖此布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體育組布告

本校女同學大鑒茲定於本星期日(一月三日)準上午十時在孔德學校與該校女隊員作友誼比賽務望屆時提前往孔德學校觀戰此布

公告

●會計課通告

山西省籍學生津貼現已匯到希攜帶入學證及圖章來課領取可也

十二月三十日

●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會啓事

本會定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午時四時在景山東街母校第二院宴會廳舉行新年同樂聚餐會並歡議名譽會員凡本校畢業同學均請屆時參加因各同學住址尚未調查完竣未便專函奉達尙希見諒爲荷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一)是日能否出席如蒙先期示知以便預計人數籌備一切至爲感荷
- (二)回信請交漢花園北大第一院本會
- (三)請代邀約畢業同學赴會
- (四)請隨帶份金一元五角

●非常學生會通告

根據本月二十四日本會第七次執行委員會決議案自即日起開始進行新學生會之改選茲將改選手續公佈於左：

- (一)由各班推舉代表二人負責領發選舉票(領票時務須簽名蓋章)並負責進行收票及開票事宜
- (二)發票日期自本星期四(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二十一年一月十日止收票日期至二十一年一月十四日止收發票事宜均由各院註冊課負責代辦
- (三)選舉結果隨同選舉票由各班領票代表繳還各院註冊課並登日刊公布
- (四)選舉法仍按舊章每班二十人以下者選代表一人四十人以上者選代表二人四十人以上者選代表三人

●王志毅徵求失物啓事

鄙人南下示威因被追迫平致將毛氈內包裹絲子裏水頭領大衣一件及其他零星物品遺失于中大毛氈已由第三批回平之代表團攜回北平大衣等物查詢無着不知那位同學代爲帶回請示知或交四齊本人願酬以現金十元此啓

●地質系一年級任績啓事

結以才短識淺，課程忙迫，對於本班代表一職，實難勝任。除呈請本班另行選賢外，特此聲明。

十二月二十八日

●王俊奎啓事

鄙人因病自隱南下示威因被追迫即在非常學生會產生時聲明辭卸一切責任後雖會中分與工作但亦未正式擔任今後有人以會事見詢用特鄭重聲明以後恕不答覆

十二月二十八日

●喬光鑑啓事

二十五日曾見着一種日本紙印的匿名宣言，內容除攻擊非常學生會外，並且攻擊私人方面的四位同學；蒙不棄將敵人也列入四人之一，當時本是付之一笑，不預備答理的。因爲這種匿名宣言，

●蘇信宸啓事

我的二二五一號徽章遺失特此聲明作廢

十二月二十八日

●王躬視啓事

我的673號校章遺失聲明作廢

●佟本仁啓事

我的九三二號徽章已失聲明作廢

專載

爲一合法的新學生會產生方法之商榷

權「告同學」

蔣光鑑

頃于本月(二十八日)之刊刊，見譚象乾君之「合法的新學生會產生方法之商榷」一文，曾讀了極其寶貴的「新報期間」的幾分鐘，從頭至尾將譚君的「大文」讀了一遍，以爲一定是有什麼高超的主張，不料是如此使人大失望的一篇有色彩而沒有「玩」的「玩」，雖然譚君語氣間是充滿了「自以爲」無偏無黨」的意味。

現在以我個人感覺到該「文」中錯誤地方，逐條的指出，並加以相當的解釋和疑問，以求同學們的公評。

一、該「文」頭一段說：「……因爲沒有一個代公意的合法的學生會，我們的上課是沒有保障的……」什麼什麼會，可以隨時借一個題目，組織糾察隊來阻止我們上課，「……荒廢許多寶貴的時間來反抗(可憐)牠，打倒(可笑)牠，……」譚君的意思很明顯，他認「什麼什麼會」是專來搞亂學校和不服從同學公意的。非常學生會(即譚君最初掩藏藏說的「什麼什麼會」)自成立以來，作過什麼違反同學公意的事？搞亂學校的事？關於復課與否，非常學生會怎樣敢自作主張？因爲根據十一月三十號大會決議案罷課之後，在沒有一百人以上同學正式的主張復課問題，大會解決時，非常學生會當然不敢討論復課問題。現在因同學們有復課的要求，非常學生會因召開大會不成，遂採用變通的投票方法徵求全體同學公意，解決復課與否的問題；開票結果，贊成復課者四百一十一名所以于二十五號根據同學的公意宣佈「復課」，這顯然是非常學生會服從公意表現。譚君再來「復課運動大會」的成功，以「復課」的口號來宣傳非常學生會將有「止上課的行動」，其別有用心，及神經過敏姑不置論，請問一百

三十餘人的「復課運動大會」，就能代表全體同學九百餘人的公意嗎？在此大四百八十五位同學總投票中，尚有七十四位投票反對者，若此七十四同學也在二院召集一個罷課運動會，恐尚不止一百三十餘人呢？譚君儼然以一百三十餘人的大會而稱爲代表全體同學公意？我不欲加判語，請同學們公決，請譚君運用理智來「四思」。

二、該「文」中又說：「……非常學生會早已成爲非法的團體，……以少數人的意見，假借種種口實堅持無課的罷課，……凡不是盲目者，誰都看得見非常學生會的屢次宣言，再三聲明「書寫臨時性質」……一俟新學生會正式產生後，即行交代……」，可見非常學生會自己早知爲維持過渡的臨時機關，並不是想戀棧；想借此以出賣同學利益，而希得黨部的津貼；或如關紆之借團體活動，謀請中央資助留學；何用得旁來指摘「非法」呢？人們連「非常」兩字的意思都不了解，斤斤以「法」來純「非常」，真是可憐又可笑！

同學們！記得關紆屢次在大會中途中呼囂囂的提出「人數問題」的法伴問題的事實嗎？關紆是多麼守法的人啊！然而他「出賣同學」，「出賣北人」，「出賣一併學聯」，「領受津貼」的時候，法在那里去了呢？可見不顧大法而專談「法的」

籌備選舉委員會一人；「……像煞有似事的要由「復課運動委員會」來發動選舉，產生正式學生會；呵！其煞費苦心，良可佩服；不過殊不值識者一笑，……追論識者，恐三尺孩童也要笑掉大牙。請問照譚君的主張，法的根據在那里？是否「非法」？「復課運動委員會」以何項資格來主持選舉？假令牠有資格，現在已經復課，牠還有在在的餘地沒有？退一萬步說，即令「復課運動委員會」有在在的餘地，以僅僅一百三十餘人的團體，就可以主持全體同學的意見嗎？「多見其不自諒也！」

四、譚君謂：「……還是讓無偏無黨的和較能代表公意的復課運動委員會來負此責爲妥當」，大言不慚的是自以爲「無偏無黨」和「較能代表公意」的，是「復課運動委員會」了。「復課運動委員會」中的委員人物，有沒有黨的背景的人物，請同學看看吧，我不必說了。單以某君(姑隱其名)說；與走狗集團當走狗的，是他；勾結走狗集團當漢奸的，也是他；隨同關紆南下破壞北大小威信的，也是他；因爲他嫌藏得妙，僅被某某君發現過，隨同關大請願團回來參加留校同學委員會的，也是他；同時在某通信社開秘密會議，同時又在二院大禮堂示威開召集的談話會中火發，包圍市政府二議院的還是他；最近發「推翻非常學生會」宣言，「不敢負責任喪失大義的」也是他，並且發宣言于西青號房(號房說的「金鑰房」是號房說的也是他，在西青號房對非常學生會標語的，也是他，像這樣一個複雜的人，而參加了「復課運動委員會」能說牠是「無偏無黨」和「較能代表公意」嗎？

「復課運動大會(?)」之中，居然埋伏了人提議推翻非常學生會，雖然遭否決；(可決也是枉然)試問「復課運動會」的內心純潔不純潔了。而又在「復課運動執行委員會」中，公然提出推翻非常學生會，主持產生新學生會的問題；試問該委員會等之後台，所謂「復課運動大會」否決的案件，而胆敢于執行委員會中討論，不知所謂「法」也者安在？該委員會是否無偏無黨？是否較能代表公意？是否別有用心？尤其是復課已成事實，而該委員會尚覓然存在，是否別有活動？唯同學公評！並且「復課運動大會」，對外竟盜用「全體」名義；雖然牠才一百三十餘人。是否蔑視北大同學？是否合「法」？

關於其他小錯誤之點，不必再說，最後爲同學們告者：

同學們！不要爲譚君所蒙蔽，不要爲「復課運動委員會」所蒙蔽！要知道這是揭發份子想復活的把戲啊！當示威北返的時候，非常學生會成立的時候誰敢說一句「反對」！不要說出宣言，貼標語，因爲當時，走狗集團的人們，自知出賣同學的事露跡了，觸動了公憤了，所以銷聲匿跡的過去，一時後來見同學們走了，生氣的漸漸消氣了，于是又不得不大搖其動。雖然他們不敢出頭，然而他們在後台和走狗集團出來，請看所謂「復課運動大會」，其中「和生」團的分子到了多少？再請看所謂「復課運動委員會」，主要人物，有沒有和走狗集團有密切關係的人？是否受走狗集團人們的驅策而有所活動？到！可憐啊！可憐啊！可憐啊！

二十八日